

HUSHI SHUPING XUBAJI

# 胡适书评序跋集



■ 黄保定 / 季维龙 / 选编

选编者：黄保定  
季维龙  
封面设计：许康铭

## 胡适书评序跋集

胡适 /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90,000 印张：16.625 印数：1—9,000

ISBN 7—80520—062—9/G·8

书号：7285·9 定价：3.85元

## 选编者言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同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倡导白话文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领袖。抗战期间,他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大陆去美国,后去台湾,1962年病逝。

胡适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的信徒。他的政治立场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对立的。但他同时又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文人,他在文、史、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著作和深远的影响。胡适的文字,同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份文化遗产。对于胡适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应该进行科学的批判;对于他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也应该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必要和有益的。

胡适也是一个书评家。据不完全统计,他撰文评论过的书籍约在一百三十种以上,涉及面很广。他的书评很多是评论当时重要学术著作的,如《读〈中古文学概论〉》、《评王国维的〈曲录〉》、《〈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在当时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他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的考证和评论,则是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结果。他的书评,形式多样,或书信,或序跋,或随笔散文,或论说,既有泛评,也有专论。他特别善于围绕一本书把话题展开,运用大量的考证资料,旁征博引,议

论风生，自成一家之言。因为他博学能文，所以，他的书评文质兼胜，读来有味，大有别于一般“内容提要”式的图书介绍，更不要说那些盲目盲心的胡捧乱骂了。

这本《胡适书评序跋集》着重选收作者书评类文字，共六十六篇。均从胡适旧著和港台报刊上选辑的。按大体内容，分成四组。文字均未作删节，只改正了原版由排印造成的个别明显的错字。

编印此书是为了给书评的作者、爱读者和胡适的研究者们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因为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势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为幸。

黄保定 一九八七年六月廿四日长沙

# 目 录

评几种旧小说·····	( 1 )
(一) 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 1 )
(二) 答钱玄同·····	( 4 )
《吴虞文录》序·····	( 8 )
《林肯》序·····	( 11 )
高元《国音学》序·····	( 17 )
《三国志演义》序·····	( 20 )
《蕙的风》序·····	( 27 )
评新诗集·····	( 34 )
读《楚辞》·····	( 45 )
《镜花缘》的引论·····	( 51 )
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	( 78 )
《中古文学概论》序·····	( 81 )
《水浒续集两种》序·····	( 85 )
《胡思永的遗诗》序·····	( 99 )
《吴歌甲集》序·····	( 104 )
《三侠五义》序·····	( 108 )
重印《文木山房集》序·····	( 135 )
《老残游记》序·····	( 138 )
《儿女英雄传》序·····	( 160 )
《海上花列传》序·····	( 175 )

读《双辛夷楼词》——致李拔可 .....	(195)
《小雨点》序 .....	(198)
《宋人话本八种》序 .....	(201)
《曲海》序 .....	(215)
跋《白屋文话》 .....	(218)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清闺秀艺文略》序 .....	(226)
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 .....	(234)
贺双卿考 .....	(265)
评《梦家诗集》 .....	(268)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	(271)
《辞通》序 .....	(274)
《缀白裘》序 .....	(282)
《官场现形记》序 .....	(289)
关于《红楼梦》的四封信 .....	(302)
《欧战全史》序 .....	(312)
校勘学方法论	
——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	(315)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	(328)
陆贾《新语》考	
——跋潮阳郑氏《龙溪精舍丛书》本《新语》 .....	(332)
《清季外交史料》序 .....	(335)
读《叶天寥年谱》 .....	(338)
《崔东壁遗书》序 .....	(341)
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 .....	(348)

《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358)
《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序	(36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363)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序	(368)
《詹天佑先生年谱》序	(372)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序	(376)
读《管子》	(380)
《〈淮南鸿烈〉集解》序	(385)
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391)
《科学与人生观》序	(410)
读《吕氏春秋》	(440)
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464)
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	(467)
北京大学新印程廷祚《青溪全集》序	(470)
《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	(474)
《人权论集》序	(477)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478)
《师门五年记》序	(481)
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	
——《克难苦学记》序	(483)
《曹氏显承堂族谱》序	(493)
读王小徐先生的《佛法与科学》	(495)
《书舶庸谭》序	(498)
陶弘景的《真诰》考	(502)

《人与医学》的中译本序……………(513)

《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519)

·附录·

胡适本人著译及编校图书自序篇目……………(523)

## 评几种旧小说

### (一)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独秀先生足下：

昨得《新青年》三卷一号，奉读大著《对德外交》，甚佩甚佩。又读《国语研究会会章》及《征求会员启》，知国中明达之士皆知文言之当废而白话之不可免，此真足令海外羁人喜极欲为发起诸公起舞者也。

通信栏中有钱玄同先生一书，读之尤喜。适之改良文学一论虽积思于数年，而文成于半日，故其中多可指摘之处。今得钱先生一一指出之，适受赐多矣。中如论用典一段，适所举五例，久知其不当。所举江君二典，尤为失检。钱先生之言是也。

钱先生所论文中称谓，文之骈散，文之文法诸条，适皆极表同情。其评《老残游记》，尤为中肯。适客中无书，所举诸书皆七年前在上海时所见。文成后思之，甚悔以《老残游记》与吴趼人、李伯元并列。今读钱先生之论，甚感激也。

适于钱先生所论，亦偶有未敢苟同之处。今略记之，以就正于足下及钱先生：

(1) 钱先生云：“至于近世《聊斋志异》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此言似乎太过。《聊斋志异》在吾国札记小说中，以文法论之，尚不得谓之“全篇不通”，但可讥其取材太滥，以识鄙陋耳。

(2) 神怪不经之谈，在文学中自有一定位置。其功用在于启发读者之理想。如《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读之使人忘倦。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义。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全书皆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其写猪八戒，何其妙也！又如孙行者为某国王治病一节，尤谐谑可喜，似未可与《封神传》之类相提并论也。

(3) 《七侠五义》在第二流小说中，尚可称佳作。其书亦似有深意。如宋仁宗在史上为明主，而此书乃记其贵为天子而不知其生身之母沦为乞丐。圣明天子固如是乎？其书写人物略如《水浒》之遗意。其前半之蒋平，后半之智化，皆能栩栩生动。似未可以“海盗”一端抹杀其好处也。

(4) 钱先生以《三国演义》与《说岳》并举，亦似未尽平允。《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然其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且三国一代之史事最繁复，而此书能从容记之，使妇孺皆晓，亦是一种大才；岂作《说岳》及《薛仁贵》、《狄青》诸书者所能及哉？

(5) 钱先生谓《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小说之有价值者，此盖内容立论耳。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今即以吴趼人诸小说论之，其《恨海》、《九命奇冤》皆为全德的小说，以小说论，似不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也。适以为《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合之可至无穷之长，分之可成无

数短篇写生小说。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若我佛山人经意结构之作如《恨海》、《九命奇冤》，则与此类大不相同矣。《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上所举同类之书中，独为最上品。所以者何？此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着，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非李伯元所及。《孽海花》一书，适以为但可居第二流，不当与钱先生所举其他五书同列。此书写近年史事，何尝不佳？然布局太牵强，材料太多，但适于札记之体（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类）而不得为佳小说也。其中记彩云为某妓后身，生年恰当某妓死时，又颈有红丝为前身缢死之证云云，皆属迷信无稽之谈。钱先生所谓“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者是也。适以为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品花宝鉴》为乾嘉时京师之《儒林外史》。其历史的价值，实可宝贵。浅人以其记男色之风，遂指为淫书；不知此书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耳。百年后吾国道德进化时，《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海淫之书者矣（美国人骤读此种小说，定必骇怪，同此理也）。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质之足下及钱先生以为何如？

第二流正多佳作，如《镜花缘》一书，为吾国倡女权说者之作，寄意甚远。其写林之洋受缠足之苦一节，命意尤显。以钱先生未及此书，故一及之。

论戏剧一节，适他日更有《戏剧之改良私议》一文详论之。今将应博士考试，不能及之矣。

（1917年5月10日）

## (二)答钱玄同

玄同先生：

前奉读“二十世纪十七年七月二日”的长书，至今尚未答复。此中原因，想蒙原谅。先生对于吾前书所作答语，大半不须我重行答复。仅有数事，略有鄙见，欲就质正：

(4) (数目字指三卷六号中原书之各条)《三国演义》一书，极为先生所不喜。然先生于吾原书所云，似有误会处。吾谓此书“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吾并非谓此书于曹孟德、刘备诸人褒贬得当。吾但谓以小说的魔力论，此书实具大魔力耳。先生亦言：“《说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响。《三国演义》既出，于是关公关帝关夫子，闹个不休。”此可见《说岳》之劣而《三国演义》之优矣。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袭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无奈中国人早中了朱熹一流人的毒，所以一味痛骂曹操。戏台上所演《三国演义》的戏，不是《逼宫》，便是《战官城》，凡是曹操的好处，一概不编成戏。此则由于编戏者之不会读书，而《三国演义》之罪实不如是之甚也。先生又谓此书“写刘备成一庸懦无用的人，写诸葛亮成一阴险诈伪的人”。此则非怪作者“文才笨拙”，乃其所处时代之影响也。彼所处之时代，固以庸懦无能为贤，以阴险狡诈为能，故其写刘备、诸葛亮，亦夫如此。此如古人“杀人不眨眼”“喝酒三四十大碗”为英雄，今人如张春帆之徒以能“吊膀子”为风流。故《水浒传》之武松，自西人观之，必

诋为无人道；而《九尾龟》之章秋谷，自吾与先生观之，必诋为淫人，此与吾前书所言《品花宝鉴》不知男色为恶事，同一道理。此理于读书甚有益，故不惮重言之。即如孔子时代，原不以男女相悦为非，故叔梁纥与征在“野合而生孔子”（见《史记》），时人不以此遂轻孔子。及孔子选诗，其三百篇中，大半皆情诗也。即如《关雎》一篇，明言男子恋一女子，至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害起“单相思”来了。孔子不以为非，却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惓惓。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说。”明言女子与男子期会于野。凡此诸诗，所以能保存者，正以春秋时代本不以男女私相恋爱为恶德耳。后之腐儒，不明时代之不同，风尚之互异，遂想出种种谬说来解《诗经》。诗之真价值遂历二千余年而不明，则皆诸腐儒之罪也。更举一例。白香山的《琵琶行》，本是写实之诗，后之腐儒不明风俗之变迁，以为朝廷命官岂可深夜登有夫之妇之舟而张筵奏乐。于是强为之语，以为此诗全是寓言。不知唐代人士之自由，固有非后世腐儒所能梦见者矣。先生以为然否？

(5) 先生与独秀先生所论《金瓶梅》诸语，我殊不敢赞同。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

又先生屡称苏曼殊所著小说。吾在上海时，特取而细读之，实不能知其好处。《绛纱记》所记，全是兽性的肉欲。其中又硬拉入几段绝无关系的材料，以凑篇幅，盖受今日几块钱一千字之恶俗之影响者也。《焚剑记》直是一篇胡说。其书尚不可比《聊斋志异》

之百一，有何价值可言耶？

以上答先生见答之语竟。

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篇》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作（？）曾作《白话解》，释白话之义，约有三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装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十月三十一日来书所言，也极有道理。先生说：“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步方面，很有阻碍。”我极以这话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话诗，便不用文言了。

先生与刘半农先生都不赞成填词，却又都赞成填西皮二簧。古来作词者，仅有几个人能深知音律，其余的词人，都不能歌。其实词不必可歌。由诗变而为词，乃是中国韵文史上一大革命。五言七言之诗，不合语言之自然，故变而为词。词旧名长短句。其长处正在长短互用，稍近语言之自然耳。即如稼轩词：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此决非五言七言之诗所能及也。故词与诗之别，并不在一可歌而

不可歌，乃在一近言语之自然而一不近言语之自然也。作词而不能歌之，不足为病。正如唐人绝句大半可歌，然今人不能歌亦不妨作绝句也。

词之重要，在于其为中国韵文添无数近于言语自然之诗体。此为治文学史者所最不可忽之点。不会填词者，必以为词之字字句句皆有定律，其束缚自由必甚。其实大不然。词之好处，在于调多体多，可以自由选择。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也。人或问既欲自由，又何必择调？吾答之曰，凡可传之词调，皆经名家制定，其音节之谐妙，字句之长短，皆有特长之处。吾辈就已成之美调，略施裁剪，便可得绝妙之音节，又何乐而不为乎？（今人作诗，往往不讲音节。沈尹默先生言，作白话诗尤不可以不讲音节，其言极是。）

然词亦有二短：（一）字句终嫌太约束；（二）只可用以达一层或两层意思，至多不过能达三层意思。曲之作，所以救此两弊也。有衬字，则字句不嫌太拘。可成套数，则可以作长篇。故词之变为曲，犹诗之变为词，皆所以求语言之自然也。

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元人之小词即是此类。今日作“诗”，（广义言之）似宜注重此种长短无定之体，然亦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

至于皮簧，则殊无谓。皮簧或十字为句，或七字为句，皆不近语言之自然。能手为之，或许可展舒自如，不限于七字十字之句，如《空城计》之城楼一段是也。然不如直作长短句之更为自由矣。

以上所说，皆拉杂不成统系，尚望有以教正之。

（1917年11月20日）

## 《吴虞文录》序

凡是到过北京的人，总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迷漫扑人的尘土里，他们抬着一桶水，慢慢的歇下来，一勺一勺的洒到地上去，洒的又远又均匀。水洒着的地方，尘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阳光，偏偏不肯帮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晒在那望不尽头的大街上。那水洒过的地方，一会儿便晒干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或汽车走过去，那迷漫扑人的尘土又飞扬起来了！洒的尽管洒，晒的尽管晒。但那些蓝袄蓝裤露着胸脯的清道夫，并不因为太阳和他们作对就不洒了。他们依旧一勺一勺的洒将去，洒的又远又均匀，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们才抬着空桶，慢慢地走回去，心里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

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的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常常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吃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

有时候，他酒醉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象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于是他们仍旧挑了水来，一勺一勺的酒向那旋洒旋干的长街上去。

这是吴先生的精神。吴先生和我们朋友陈独秀是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他们两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成都，相隔那么远，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点。独秀攻击孔丘的许多文章（多载《新青年》第二卷）专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主要观念。当那个时候，吴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许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观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的一个观念。吴先生是学过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与独秀稍不同。吴先生自己说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法、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

吴先生用这个方法的结果，他的非孔文章大体都注意那些根据孔道的种种礼教，法律，制度，风格。他先证明这些礼法制度都是根据于儒家的基本教条的，然后证明这种种礼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礼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从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来也有许多古人不满意于这些欺人、吃人的礼制，使我们知道儒教所极力拥护的礼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评与攻击了，何况在现今这种大变而特变的社会生活之中呢？

吴先生的方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我们对于一种学说或一种宗教，我们应该研究他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影响：“他产生了什